

散 文 集



名 誉 主 编

李 炜

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

长夜行



上海书店出版社

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

散文集

长夜行



名誉主编

林语堂

上海书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长夜行 / 本书编委会编 . —上海：上海书店出版社，
2002.6
(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)
ISBN 7-80622-858-6

I . 长 ... II . 本 ... III 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 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2863 号

长夜行

本书编委会编

责任编辑 郑晓方

装帧设计 柯国富

技术编辑 张绍军

出版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

(200001 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印 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 × 1168mm 1/32

印 张 10

字 数 257 千字

印 数 0001 - 4000

出版日期 2002 年 6 月第一版 2002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80622-858-6/I · 181

定 价 20.00 元

卷 首 语 *

柯 灵

编选《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》这套丛书很有意义，也很重要。人们对上海四十年代的文学创作缺少应有的重视。这套系列的出版可以弥补中国文学史的一段空白。

1999年9月8日

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化界，情况非常复杂，然作家阵容泾渭分明。文化汉奸和附逆文人鼓吹“大东亚和平共荣”，而有民族气节，坚持爱国立场的新老作家，置生死不顾，千方百计，发表揭露罪恶、反抗强暴的作品。

1999年12月27日

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品，主要是反映四十年代现实生活，也可以有借古喻今的历史故事；作品不拘风格，一定要具有较高的文学水平。要以上海为背景，也可以扩至其他地域。尤其是抗战胜利后，内地作家来沪，他们的作品背景和题材更广泛，足以反映全国人民对反动统治的不满和对抗。

2000年3月14日

“系列”要做到“作家多、作品好”。让人们知道四十年代的上

散文集·长夜行

海有广大的作家阵容，也发表了许多有积极意义和写作水平很高的优秀作品，是无愧于时代的文学宝地。这也是编纂这套“系列”的意义和目的。

2000年4月3日

* 卷首语原定请柯灵先生撰写，由于先生不幸逝世，未及写成，兹根据他生前对《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》编辑工作的口述记录整理，以代卷首语；并借此以纪念柯灵先生对本书编选工作的关心和指导。

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|
| 投机家 | 中篇小说集之一 |
| 虹桥 | 中篇小说集之二 |
| 喜事 | 短篇小说集之一 |
| 一吻 | 短篇小说集之二 |
| 迷楼 | 短篇小说集之三 |
| 团圆 | 短篇小说集之四 |
| 新生 | 纪实文学集 |
| 长夜行 | 散文集 |

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编委会

名誉主编：柯 灵

编 委：吴 岩 束 纶 秋 何 为

徐开垒 袁 鹰 沈 寂

陈梦熊 盛晓峰

目 录

卷首语	柯 灵	1
白头回首当年(序)	吴 岩	1
悼夏丏尊先生	郑振铎	7
悼李公朴闻一多二先生	郑振铎	13
忆洗星海	夏 衍	18
一个印象	黎锦明	22
瞿秋白	孔另境	24
忆惺公	慰 萱	30
祖父	徐开垒	35
怀晚晴老人	夏丏尊	39
纪念鲁迅先生	应惟村	42
受难的一生	楼适夷	44
夏侯杞	芦 焚	53
怀念方光焘先生	吴 岩	58
疾	陈白尘	68
绿水青山	施济美	72
哭佩弦	郑振铎	79
忆丁玲	胡 考	83

浮尘	柯 灵	89
江边	何 为	93
铁丝网上的春天	袁 鹰	97
峨眉山下	郭沫若	100
外滩夜景	李 一	103
静夜的悲剧	巴 金	107
天堂哀歌	吴 岩	116
桥与塔	匡 沙	123
柚子树与雪	施蛰存	127
书店工作放谈	欧阳文彬	129
大城颂	靳 以	134
夜话	林 莽	139
无题	冰 心	147
梦见紫荆树开花	吴祖光	151
一叶航船上的遐想	蒋星煜	155
夜深沉	海 荸	157
长夜行	夏 衍	162
读物·毒物	马国亮	168
梅兰芳的一席谈	柯 灵	173
未付邮	李健吾	179
《莎士比亚戏剧全集》译者自序	朱生豪	182
自序《西游漫记》	张光宇	184
三个戏	欧阳予倩	188
自从我装了个电话	马国亮	196
台上与台下	吴祖光	201
鼠世界	洪 深	203

目 录

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

养鸭	子 恺	210
万弦琴	晓 歌	213
群狗	孙了红	215
冰糖葫芦	许广平	220
还乡	蒋星煜	225
阳光之下	汪 震	228
以虫鸣秋	唐 疊	232
乡愁小记	范 泉	236
纤夫们	夷 弥	238
船夫	阿 湛	241
辟尘小语	陈灵犀	245
烛光	丁景唐	248
黄昏钟声	徐开垒	250
学贾	唐 疊	254
古立道中	赵景深	258
Wala	季美林	261
《劫中鸿爪》片断	吴季严	267
外国的	越 薪	272
酒话	巴 庚	278
生命册上	唐 疊	280
悲歌	袁 鹰	286
音诗的作家马思聪	端木蕻良	290
粉墨篇	钟子芒	294
记忆	凤 子	298
附录:作者小传		301

白头回首当年

吴 岩

年华似水。像水一般流过去的，不仅是我们年华；而且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生活过、搏斗过的岁月——很难跟祖国的艰难困苦分开的历史，也流过去了。当年大学同学华铃为赋新诗强说愁：“哪有万年青，/年青，年青，年年都青？只有白头翁，/白头，白头，头都白了！”如今华铃早已去世，而我们确确实实都是八十多岁、七十多岁的白头老翁了。几个七十、八十岁的白头老翁，偶然聚到一起，就自然而然地回忆起四十年代上海文学创作这一段历史了。谈得很热烈。聚谈过两次，决定编选一套《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》丛书。派给我的事情是编一本《散文集》。

都说八十多岁学吹打。我一面把已经送来的“初选”文章，再看了一遍。与沈寂交换了两次意见。然而我没有理论根据。我把良友版的《新文学大系导论集》找出来读了，把上海文艺版的《中国新文学大系 1937—1949 散文卷》的柯灵先生的《序》仔细读了。首先抓住我的是柯灵先生关于四十年代这段历史的界定：

“抗日战争非凡的艰苦性，还由于我们不但面对深入国土的强大敌人，本身更处在抉择中国命运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前夜，救亡图存，同仇敌忾的大旗下，始终存在着抗战与投降、团结与分裂、民主与专制、御侮与阅墙的深刻矛盾，如烈火烘炉，锤炼着中华民族的坚韧不拔的精神。”

柯灵先生从历史的高度知人论文，从民族精神和人民利益权衡轻重。他认为“五四”新文学运动，“散文成绩最为绚烂”、“当时的名家名作，大多选材自由，情趣盎然，而各有个性色彩，不容代替”。“各家根据各自的亲身体验，有感而发”，“容有深浅、疏密偏正的差别，但都不背‘五四’大方向，因此综观全局，如万壑争流，富有生气”。到了三十年代，气候变了，渐趋单一，忌讳亦多。及至我们现在要界定的四十年代，散文创作相对冷落，不受鼓舞。然而作家们并没有辜负这重要的时代，老辈作家坚守岗位，新手次第登场，多半已卓然成家。尽管“体貌风格，因人而异：视野有宽窄，观察有疏密，感受有深浅，笔致有文野，共同的基调是对祖国的热爱，对日寇的仇恨，对胜利的坚信。但也不乏人情世态的烛照，山河岁月的咏叹，因为生老病死、七情六欲的生态，不会在战火中消失，只会变得更加强烈”。

柯灵先生对“四十年代”这段历史作了界定；又对取材自由的散文创作，“五四”时万壑争流、富有生气，成绩最为灿烂，后来渐趋单一，忌讳亦多，也作了历史的总结。尽管客观上受到冷落，就上海的作家而言，前辈多坚持苦斗，新手亦次第登场，逐步成熟，柯灵先生既充分肯定，其共同的基调是“对祖国的热爱，对日寇的仇恨，对胜利的信心”，又提出对视野、观察、感受、笔致的宽窄、疏密、深浅、文野之分的不同功力。凡此种种，都可作为编选这本《散文集》的准绳。

对于观察、感受、文字表现，我的老师辈许杰先生也有类似的说法，而且，他总是把“做人与作文”结合起来讲的，“要做好文章，首先必须做好一个堂堂正正的人，一个明辨是非善恶的人”，这一提法，对于编选这一本《散文集》的人，也不妨奉为圭臬。

据此，我们编选这本《散文集》，权衡文章的质量的同时也考虑到人，不论四十年代身在上海苦斗的，还是从外地把稿子寄来支援“孤岛”的作家，只要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写的，就欢迎。

在这本《散文集》里，首先要推荐的是师陀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，他参加了“反帝同盟”，用“芦焚”的笔名发表的小说集，得到《大公报》的文艺奖；可太平洋战争发生前后，就有人冒名“芦焚”，在汉奸报纸《中华日报》发表文章，大谈其诗，他为此发表声明，从此不用“芦焚”这个笔名，改用“师陀”。1941年7月“开明”版的《无望村的馆名》，便是署名“师陀”的。“作家厚朴深沉的风格和洗练隽永的文学特色（袁鹰语）两者紧密结合，不仅是好小说，而且也是好散文。”这一文体继续往前发展，便是上海出版公司版的《果园城记》，可说是作家得到《大公报》文艺奖后的又一个高峰。深受读者和青年作者的推崇和模仿。这里选的是《夏侯杞》，后来好些青年作家的作品里都有一个类似的夏侯杞的人物，名称不一，其实都是作家自己的投影。

郑振铎写的文章，多半是急就章，真率、质朴，正好跟急就章的要求相符合。急就章固然是时论刊物的要求，时论刊物之所以有此要求，实际上也是由于中国局势的急速变化，从《悼李公朴、闻一多二先生》到《哭佩弦》，一是愤怒，一是悲痛，实际上还标志着中国究竟“往何处去”已经到了最后关键时刻。

本书所收的《江边》，从谋篇布局到锻句炼字看来，何为已经进入“刻意经营的美文天地”，他“终于找到自己心灵贴近的文字，找到自己的表现手法”，文章自有一股灵气。

徐开垒也是在“孤岛”时期开始发表作品的，他认为“散文作者既要锤炼语言，更要锤炼情操”。他朴素地写出了他的真情实感。本书收了他的《祖父》、《黄昏钟声》、《生之寂寞》作品。

袁鹰的抒情散文《铁丝网上的春天》，正是从被挡在“孤岛”之外的铁丝网上，看到了春天来了的迹象，抓住这典型的细节，由此切入，抒发了住在越界筑路的作者和普通居民的苦难和希望之情，相当动人。确是体现了只有“孤岛”的边缘上才有的独特风光的好作品。

这本《散文集》里还特地收了朱生豪先生的莎翁全集的“自序”。莎翁全集是在祖国抗日战争艰难困苦的日子里，由朱生豪先生节衣缩食，呕心沥血独力翻译的、高质量而又传神的、中国第一部世界名剧（朱生豪译成的莎剧，共计三十一个，建国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敦请国内第一流专家审定补译，完成全集）。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煌煌译著，也是中国现代翻译史上一部空前的心血结晶。

太平洋战争发生后一度沉寂，从1943年开始，老辈作家的散文开始在上海报刊上多起来了，1946年、1947年期刊更多，特别是《文艺复兴》，调动了上海乃至全国作家的积极性。与此同时，老作家魏金枝还主编过《文坛》月刊，永祥印书馆还出版过范泉主编的《文艺春秋》月刊和《文艺春秋副刊》，还有《人世间》的复刊，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《中国作家》的创刊等，报纸文艺副刊自然也生气勃勃；老作家们纷纷出马，重新或继续焕发了青春。

1947年3月巴金的长篇《寒夜》由“晨光”出版，作家以眼泪和愤恚的激情描绘了抗战中重庆一个知识分子的悲剧。1947年巴金在上海发表散文《静夜的悲剧》，1948年9月又以《静夜的悲剧》为书名的散文集，收在他主编的《文学丛刊》第九集里。巴金回到上海，他心里挂念着的，首先是文化生化生活出版社这一出版事业，广大作家和翻译家盼着他，更广大的读者等着他，在内地“身经百作”的巴金赶回上海自有一种使命感；其次才轮到他自己的创作和翻译。在这重振旧业的三年里，《文学丛刊》的第八、九、十集相继编齐印出，与前七集相比，新人辈出，内容也更贴近现实。连同前七集，每集十六册，套成十函，一百六十册书，八十六位老、中、青三代作家的佳作，基本上都是三、四十年代期间新文学的珍品，岂不是为国家、民族的文化积累作出了蔚为壮观的贡献？

这里简要地回顾一下在这个时期在上海的老作家的情况。先说适夷，他资格可老了，然而为人热情，耿直可爱。1925年参加革

命，开始创作。加入“太阳社”。1924年留学日本，1931年回国后加入“左联”，编辑《前哨》、《文艺新闻》。抗战初编武汉《新华日报》副刊，后又参加“文艺阵地”的编辑工作。这回我们选的是《受难的一生》，记的是他亲生母亲的苦难、辛酸与坚强，是适夷感情真挚的至性文章，直抒胸臆，自然率真，没有半点藻饰，然而处处动人心弦，确是好文章。《人世间》的一位主编马国亮，却以亲切、家常的笔，触及社会上正在流行的种种世态：人们明明不习惯、不欣赏、不赞成，却又不得不然。一连写了九篇，成为读者喜欢的别具一格的、清脑醒神的好文章，这里选两篇：《自从我装了个电话》，文中讲作者有了电话以后便烦恼丛生，几乎失掉了自由，然而得以装上了电话，还自以为三生有幸。电话是当时的新生事物，可能不习惯，然而我这老人看见现在好多人身上佩着BB机之类的东西，随时随地都被别人管住了，还是觉得此文深得我心。作者写到《读者·毒物》，把“读物”和“毒物”摆在同等地位，对出版物就提出批评了，不过文风依旧，依旧是亲切的家常的，依旧产生了良好的效果。这就是文章的功夫。再说一位当年活跃于话剧、电影、京剧界的天才剧作家吴祖光，他是个“南北东西当故乡”的放达之人，他的《正气歌》就是寄到上海，并且得了奖的。1946年他到上海来了，编《清明》杂志和《新民报》副刊。上海开明书店印行了《吴祖光戏剧集》，上海出版公司印行了他第一个散文集《后台朋友》。他一度做过上海人，我们上海人也忘不了他，把他看作是上海的老作家，这回选了《台上与台下》、《梦见紫荆树开花》。他自己说：“我尽管爱说笑话，开开玩笑，但从来不伤害人。此外，我对写作，哪怕是小文章，也是极端严肃的。”我们选的两篇小文章，正如作者所说的，“也是极端严肃的”，而且写来极有见地，文章既有才气，又有灵气。

李健吾是剧作家，化名在柯灵主编的《万象》上给他老朋友曹禺的文章《未付邮》，是一篇不可多得的、深得个中三昧的内行人语。

散文集·长夜行

1946年以来，从全国各地寄来文章支援上海的文章最多，上海文坛，又有点全国气象、文艺复兴的样子。郭沫若、茅盾、冰心、季羡林、夏衍、欧阳予倩、陈白尘、丰子恺、钟敬文、端木蕻良、徐迟等等，那么强大的阵容，他们都来支援上海的作家和人民坚持斗争了，爱国一家，上海人民是永远忘不了这份深情厚意的。

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。我担心我在这篇代前言里说的话，其实都没有击在鼓中心；自以为打打边鼓，其实都打在鼓外了。敬请作者、读者和专家们不吝指正。

吴 岩

2000年6月写，12月修改完毕

悼夏丏尊先生

郑振铎

夏丏尊先生死了，我们再也听不到他的叹息，他的悲愤的语声了；但静静的想着时，我们仿佛还都听见他的叹息，他的悲愤的语声。

他住在沦陷区里，生活紧张而困苦，没有一天不在愁叹着。是悲天？是悯人？

胜利到来的时候，他曾经很天真的高兴了几天。我们相见时，大家都说道，“好了，好了，”个个人的脸上似乎都泯没了愁闷，耀着一层光彩。他也同样的说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！”

然而很快的，便又陷入愁闷之中。他比我们敏感，他似乎失望，愁闷得更迅快些。

他曾经很高兴的写过几篇文章；很提出些正面的主张出来。但过了一会，便又沉默下去，一半是为了身体逐渐衰弱的关系。

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，反对一切的压迫和统治。他最富于正义感。看不惯一切的腐败、贪污的现象。他自己曾经说道：“自恨自己怯弱，没有直视苦难的能力，却又具有着对于苦难的敏感。”又道：“记得自己幼时，逢大雷雨躲入床内；得知家里要杀鸡就立刻逃避；看戏时遇到翠屏山杀嫂等戏，要当场出彩，预先俯下头去；以及妻每次产时，不敢走入产房，只在别室中闷闷地听着妻的呻吟声，默祷她安全的光景。”（均见《平屋杂文》）